

第九回 三請兵激怒督府 兩招魂瞞脫梅英

詩曰：

羅旁有五花，遇者無其家。

一朝石鼓淵淵動，將軍棄甲民咨嗟。

嘉桂有女何英俊，矢滅此賊完忠順。

惜爾嫉功妒寵臣，沮撓大計真汶汶。

可憐痛哭流涕人，不眠特地恨難平。

感得風流在羅口，臨江揮涕不勝情。

山路崎嶇險且滑，瘴煙入夜迷寒月。

蛇成兩頭噴毒霧，遭者膚指自墜裂。

恨深不覺履艱危，萬丈牂牁自飛越。

且說李公主大敗回來，點視人馬，三停折了一停，又損大將兩員、女將兩員、裨將三十餘員，軍資器械喪失無數。李公主放聲大哭，命人塑逢玉像於都貝大王側，塑苻離、馮力木像於左席，塑楊翩翩、許玉英像於右廊。親自披麻掛孝，扯起白旗一面，向西招魂祭奠，感動得一軍皆哭。祭畢，覆命人就廟門外搭起醮台，延僧追薦，超度亡者，朝晚親至壇上拈香。又親至死者之家撫慰贈恤，備極纏綿。人感其德，故雖經喪敗之後，人心悅服，不見其挫失也。

過了幾時，令人請苻雄、鄧彪二將到後寨，禮畢坐下，公主向鄧彪泣道：「天馬賊徒死吾黃郎，殞我大將，奴與他勢不兩立，望叔父看都貝大王面上為奴畫計，以泄此恨！」說畢，掩面而泣。鄧彪道：「報仇之事，今有未可遽言者三：軍士瘡痍未起，喪亡未補，一未可言；府庫空竭，軍資殘缺，二未可言；末將原說欲征羅旁非三十萬人不可，今吳督府已調任播州征楊應龍去了，署督印者乃我之對頭縮朒也，請兵必不許，此三未可言也。公主但如越王勾踐，臥薪嚐膽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待土馬精強，糧草充足，又有賢明督府到來，然後請兵助戰，吾兵前行，官兵後繼，分據要害，遏其奔逸，則天馬不難平，黃郎之仇不難報也。若今日誠非末將所能謀也。」公主道：「奴每一念及賊徒，心痛如割，若必如叔父之言，遲之又久，奴其就木矣，安能泄此恨乎！」說畢，以足頓地，撫胸大慟。苻雄道：「既公主如此，且使人多贖金帛，到縮朒處試請如何？彼乃貪鄙之夫，或者貪吾金帛，肯出兵相助，也來可知。」公主道：「奴有玉帶一圍，價值千金，情願獻於縮朒，望舅父為奴修書前去，倘得應允死亦瞑目！」二將只得出來，修成親啟，著趙信連夜趕到軍門投獻，並上嘉啟。縮朒取書看道：

嘉桂山金花公主李某叩稟大人麾下，為懇發大軍征剿羅旁，以除民害，以靖地方事：

羅旁梅賊盤據萬山，殘州毀縣，擄掠平人，敲肌吸髓，二十餘年，民心惶惶，眠不安席。今年五月，摘奴夫黃逢玉，強招賊女，奴夫矢死不辱，慘加捶楚，置之土牢，絕食而死。似此兇頑，非早為撲滅，必至蔓延，為禍不小。伏望大人發軍剿殺，奴率本部願為前驅，倘得掃清妖氛，羅旁之民幸甚，奴等亦幸甚云云。

縮朒看畢，勃然大怒，把書扯為粉碎，擲之於地道：「爾自要為夫報仇，卻借百姓名色來此放屁！朝廷官兵可是與爾報私仇的麼？」吩咐左右把下書人趕出去，趙信被趕出來，氣得目瞪口呆，只得收了禮物回轉嘉桂，稟復公主。公主道：「縮朒不肯發兵，難道滿城官府都無一個仗義救民、忠心為國的？將軍還當備禮到各衙門懇求，轉請縮朒。」趙信不好別得公主的意思，只得備了十來副厚禮，又到三司巡撫各衙門打點。各官受了賄賂，約齊到軍門，婉轉代李公主懇請。縮朒只是不允道：「列位先生受了李賊婢禮物，不好意思，可自去招些人馬助他報仇，本部堂卻受了朝廷禮物，決不敢又把他軍馬當做人去換人家的禮物！」說畢，把手一拱，退進後堂去了。眾官被縮朒冷了數句，滿面羞慚，退回衙中，也不敢受李公主禮物，依原交還，趙信帶了回來稟復。公主見縮朒苦苦不肯相助，日夜涕泣，飲食俱廢，臥病不起。

苻雄見此光景，暗自思道：「昔申包胥往秦請兵，秦主不肯發兵，包胥痛哭庭中，聲徹殿陛，三日不止，淚盡繼之以血，遂感動秦人發兵復楚。今公主憂憤如此，我等何敢自愛其生，不為公主一解其憂也！今莫若也學包胥，到軍門哭請，或者感動縮朒，也未可知！」想定主意，來對公主道：「望公主寬懷，末將當親至軍門哭求，或者縮朒憐末將一點忠誠，肯發兵相助，也可少解公主之憂。」公主聞言大喜道：「望舅父善言懇之，奴當恭聽佳音！」苻雄遂辭公主來至軍門，傳稟請見。縮朒拒之不見，苻雄遂伏軍門放聲大哭。左右大驚，執住喝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，容得爾這個野瑤在此啼啼哭哭！」苻雄道：「朝廷設兵原以衛民，民既不安，設兵何用？我主志除民害，興兵討賊，眾寡不敢，為敵所敗。督府大人擁著重兵坐視不救，今來請兵又三請不發，意欲何為？」說畢，放聲大哭，眾兵鞭捶俱下，苻雄愈打愈哭，驚動縮朒，問外面為何喧嚷？左右把苻雄言語稟上，縮朒大怒，喝令拿進來，不由分說，把棋子在案上一拍，喝教打！可憐苻雄被眾兵擒翻在地，打了三十棍，打得皮開肉綻，丟在轅門外。隨行軍士忙來背至寓所，贖帖杖瘡膏藥帖了瘡口，僱轎回山。公主接著，幾乎氣死，眾將皆怒，齊聲道：「願公主興兵，打破省城，斬了縮朒，再往天馬報仇！」鄧彪道：「今日之辱，苻將軍自取之也！孔子云：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，失言』。縮朒是個殘刻小人，彼恨公主荔坡之辱，就蘇、張復生也未說得他動！況當今之世而欲行起古人的事來，在軍門吵吵鬧鬧，那得不打！公主必急欲報仇，待末將設個計來，必須令他們來求我方可！」公主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鄧彪道：「今可使細作到越城、德慶，一路布散流言，說天馬山大王要來爭取省城，然後東取惠、潮，西取雷、廉，以圖尉佗之業，在山中日夜操練，不久就有兵戈之禍了。百姓聞之，必然驚慌，信息傳入省城，那些官兵是沒用的，聞著五花賊名兒也膽戰心驚，今聞要來爭省城，不怕他不來求我們，先發制他哩！但此計不可狂急，只宜緩緩而行，方不至被他識破。」公主到此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忍著一肚皮子氣，且聽他們緩緩做事。正是：

且將一寸心，容此萬斛愁。

今且按下李公主不表，且表逢玉在天馬山，終日求梅小姐放他下山，會了張、李二小姐，歸家安慰父母，再與小姐相見。

姐道：「殘冬時候，海風正緊，望郎再住幾時，待過了殘冬，行也未遲。如今梅花正發，妾與郎君且到軒中小酌數杯。」說畢，挽了逢玉手走到寨後一個小軒中坐下。此時正是小春天氣，看那梅時，稀疏的已開了數枝在那裡。逢玉看了梅花，歸思愈切，愁思愈濃，正合著侯夫人兩句：

庭花對我有憐意，先露枝頭一點春。

梅小姐命左右排上宴來，與逢玉飲了數杯，偷眼看逢玉，意殊索漠。梅小姐心中不樂，低著頭在那裡弄裙帶兒。侍女中有一個名喚玉簫者，性最聰慧，善解人意，見他兩個飲得冷淡，便走上前來湊趣道：「奴婢無甚孝敬姑爺小姐，且唱隻歌兒與姑爺小姐聽聽好麼？」梅小姐點頭，玉簫遂敲動牙板，如鶯啼燕啞的唱出一隻歌來道：

妹相思，不作風流到幾時，只見風吹花落地，那見風吹花上枝。

梅小姐聽了，抬起頭來嘻嘻的笑道：「恁般有趣，是爾做的麼？」玉簫笑道：「污耳！」梅小姐命賞酒一杯，玉簫接酒在手，笑吟吟捧至逢玉面前道：「姑爺未飲，奴婢安敢先飲！」逢玉道：「小姐賞爾的，自然該爾先飲。」玉簫道：「請姑爺小姐各飲一杯，奴婢奉陪。」說畢，取壺向小姐面前也斟上一杯，又另斟一杯取來，恭恭敬敬立向二人，一飲而盡。小姐道：「爾再能唱一隻恁樣好的，我與姑爺也就飲爾這杯酒。」玉簫聞言，敲動牙板，悠悠揚揚又唱出一隻來道：

大頭竹筍作三啞，敢好後生冒好花，敢好早禾冒入米，敢好攀枝冒涼花。

逢玉看玉簫生得細小白皙，長髮垂肩，已有三分憐他，又聽他唱得清婉瀏亮，紆徐有情，句句打合到自己身上，不覺微微而笑。梅小姐看見大喜，忙向頭上拔下一枝金錢搖來，賞他道：「姑爺自到山來不曾一笑，爾今一歌能令姑爺怡然，不可不重賞。」玉簫也不來接，只憨憨的笑道：「俚歌污耳，怎敢受此重賞，但求姑爺小姐飲乾了酒，奴還有一隻，一並獻醜。」逢玉真個飲了，玉簫復曼節長聲而往而復的唱道：

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悅君兮君不知。

君不知兮妾心苦，妾心苦兮向誰訴？

玉簫每唱一句，故遲其聲，作悲酸之態，淒婉之音真個如怨如慕、如泣如訴，引得梅小姐倒在逢玉懷中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逢玉取巾與梅小姐拭淚道：「小姐過愛小生，小生豈有不知？但欲使小生棄舊戀新，則私心竊以為不可耳。」玉簫復笑嘻嘻唱道：

黃蜂細小螫人痛，油麻細小炒仁香。

敢好娘兒郎不愛，郎心敢是鐵心腸！

引得逢玉小姐一齊笑起來。三人正唱得入港，忽走進一個女兵跪下稟道：「大王回山了。」梅小姐起身吩咐玉簫道：「爾陪姑爺緩飲幾杯，我去接了大王就來。」又向逢玉道：「郎君多飲幾杯，妾去就來。」逢玉道：「小姐自便，小生酒已有了。」梅小姐辭了逢玉，出至前寨。梅英同諸葛同，殺退嘉桂人馬，收兵回山，已至寨中，見小姐到來，二人出位迎接，敘禮坐下。

諸葛同拱手道：「小姐恭喜，李公主已完結了！」因復稱贊道：「李公主可謂能得士矣！深入險地，如在阱中，猶殺我士卒五萬、大將兩員，若非不才臨機應變，奇出不窮，幾乎失手。」梅小姐起身致謝道：「難為軍師了。只是如今還是說與黃郎知道好，還是不說好？」諸葛同道：「此事不才籌之熟矣！小姐與大王都不好說，待明日如此如此，他若有甚說話，爾每都推在不才身上，大王與小姐方可轉舵。」梅小姐道：「軍師妙策，曲盡人情。」說畢別回。

次日，諸葛同著人請梅英與逢玉至寨燕飲。梅英道：「怎麼又承軍師美意？」諸葛同道：「姑爺到山，不才尚不曾盡得主道。今日無事，特屈大王到來，陪姑爺暢飲幾杯。」逢玉起謝，三人傳杯弄盞。飲至半酣，諸葛同擎杯向逢玉道：「姑爺飲此一杯，不才有句話兒稟上，望姑爺見諒。」逢玉接酒道：「軍師但說。」諸葛同道：「姑爺與我家小姐成婚，不知那個多嘴的說與嘉桂山李公主知道了，李公主大怒，興兵到此，聲聲要取姑爺首級回去，不才怪他不遜，略施小計，把他人馬殺得抱頭鼠竄而去，李公主被亂馬踏死在羅旁口鴉髻山下，今敢啟知。」逢玉聞言，把手中酒杯落在地下，呆了一會道：「此事真麼？」諸葛同道：「那有不真！」回顧左右：「取割下袍袖來與姑爺看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就把袍袖遞過來。逢玉接來一看，血染滿一幅紅錦袍袖，果是李公主的，逢玉大叫一聲昏絕於地，左右急忙扶住。少頃甦醒過來，放聲大哭，見壁上掛著一口劍，奮前取下，拔在手中道：「公主為我而死，我何以生為！」把劍望喉中便刎，左右急忙奪住，諸葛同一道煙走了。

梅英向逢玉跪下道：「這都是軍師不是，望姐夫看孤姐弟面上少息雷霆之怒。」逢玉那裡聽他，正嚷問，梅小姐哭了出來，把諸葛同海罵了一回，與梅英各挽著一隻手，扯了回來，梅英又慰解一回辭去。逢玉明知他們設局害了我那公主，可憐公主是個多情多義女子，今日為著我，拋屍原野，死於非命，悲風泣露，情何以堪！愈思愈哭，愈哭愈想，想到慘切，便捶胸頓足，以頭撞地而哭，真欲如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」一日，五鼓起來，修了兩封訣別書，密封好。天明，叫人尋了黃漢到來，暗地囑咐道：「這書兩封，一封與張小姐，一封與我父母的，爾須藏好。吾死之後，他留爾無益，便可歸去，須為我寄謝張太公與張小姐，幸自愛，今生負約，來生當效犬馬以報！」黃漢驚泣道：「相公何為出此言？」逢玉道：「此賊殘虐生民，朝廷不久必來撲滅。我久處賊中，若不早死，必至貽累父母，一也；此山層峰疊嶂，路徑盤折，而賊巢又星羅棋佈，若不早死而思逃竄，必被拿獲受辱出醜，二也；李公主忠貞節義，為我而亡，而我乃與賊人同食共枕，食其食，衣其禮，貪生苟免，則李公主非賊殺之也，直逢玉殺之耳！此吾之不可不死者三也。言止此矣！爾如有愛主之誠，當成主之義，全主之名，無相阻也！」黃漢聞言，叩首涕泣，佯領諾出來，把上兩事隱過不言，只將感李公主之情不忍獨生這一段話，密地著人通知梅小姐。小姐聞言大驚道：「然則奴欲私郎反殺郎矣！」急問左右姑爺安在？左右道：「前頭哭向山後去了！」梅小姐忙毀妝跣足，步至山後。見逢玉取一幅白紙條，寫個魂幡兒道：

故妻金花李公主之魂

向東插住，取辦香撮土為壇，招魂哭拜畢，取幡焚化，撩衣躡身，正要向危崖跳去，梅小姐到來，一把抱住大哭道：「郎！妾知罪矣！郎如肯恕妾無知，妾願塑公主像，終身奉祀，以懺罪過！郎若不肯恕妾，郎不必死，乞請斬妾，與公主報仇可也！」言畢大慟。逢玉見此情狀，眉頭一聳，計上心來道：「爾要我恕爾麼，除非同我到鴉髻山收公主屍骸，以禮殯葬，延僧超度他則可。不然，吾惟有索公主於九泉已耳，安能同爾妒婦一日居乎！」梅小姐道：「願從郎命。」逢玉道：「前在土山所約三事，轉瞬言，瑤人多詐，吾豈能復信爾耶？」梅小姐聞言，向東跪下，指著那輪紅日道：「妾若食言，有如皎日！」逢玉見他立矢，方才見了，與他走下山來。左右進人參粥，小姐接來親用玉匙調和，奉至逢玉面前道：「郎君三日不食矣！望郎勉進一匙。」逢玉以手推開道：「吾喉中噤塞，食不下去。」梅小姐挨近身邊道：「望郎強進一匙。」逢玉憑几不答，梅小姐置盞案上，憑几坐於側，逢玉偶回轉頭來，盪

見他惶惶不勝情，一時過意不去道：「小姐梳妝。」梅小姐道：「郎不愛命，賤妾何以妝為！」言畢泣下。逢玉勉強走至案前，取起粥來吃了數匙，梅小姐方命左右取繡墩來，坐在逢玉膝前，使玉簫理髮梳妝。傳命裨將：「選五百軍士，星夜到鴉髻山，搭起草棚三間，禮生鼓樂、祭儀棺衾、工匠人等，俱要整備，我明日同姑爺到來殯葬公主，毋得違誤，取罪非輕！」裨將領命前去。

次早，梅英進來，與逢玉見禮畢，向梅小姐道：「聞姐夫要到鴉髻山殯葬公主，待弟同去，庶可相幫行事。」梅小姐應諾，梅英遂挽了逢玉手，出至前寨。用飯畢，一齊上馬，前呼後擁，望鴉髻山來。到了山下，進至棚中，軍士已把許玉英屍首抹淨，改換冠袍，安置棺中，面上覆以紅錦，俟逢玉到來，看了蓋棺。逢玉看見，三步作一步走至屍邊，掀開紅錦，見頭面毀爛已不可復認，此時也顧不得臭穢，伏在屍上，就如孔夫子見了麒麟一般，放聲大哭，哭到情極，便把頭向屍上亂觸。梅英忙來扶住，扯在一邊，左右急忙蓋上棺蓋，逢玉猶呼天搶地的哭哩！正是：

聖人哭道，時人哭色，用情不同，傷心則一。

梅英勸道：「死者不可復生，姐夫還當保重貴體，料理公主為是。」裨將進來稟道：「公主吉宅當在何處？乞大王示下，以便興工造築。」逢玉道：「必須擇一善地，使異日不為道路、不為城郭、不為耕犁所及、洪水所沖的所在方好。」梅英遂挽逢玉手道：「孤與姐夫親去踏看何如？」逢玉遂起身，與梅英上馬，由鴉髻、荔窩一路看來，都云不吉，直看至大箭山口，指著錦石，佯為不識道：「那山是麼所在？」梅英道：「此乃錦石山也。」逢玉道：「那山花草至冬不凋，必是個旺氣所在，就與大王到彼一看何如？」梅英要順逢玉的意思，忙應道：「好。」遂渡過南江，登錦石山來。見正西一面江水環繞，群峰拱照，逢玉道：「此處龍回虎抱，足稱吉地，就此罷。」梅英舉目細看，果然風藏水聚，點頭道：「姐夫眼力不差！」就命軍士移營在山上扎住，開墾興工。不三日，築起巍然一座大墳，迎許玉英棺樞到來，擇吉安葬，逢玉又取白布一匹，寫起一竿長幡，向鴉髻山招魂，引至墓所，舉哀祭奠，梅英亦拈香禮拜，祭畢，頒祭肉於軍士，就墳前燙起酒來，大碗酒大塊肉歡呼暢飲，直至更盡才撤席就寢。眾軍士連日辛苦，夜來又多吃了幾碗酒，各各齣齣睡去，鼻聲如雷。將近三更，逢玉想道：「此時不走更待何時！」悄悄起來，輕輕步出營外，一步步摸下山來，也顧不得荊榛亂石，茅深月黑，揀著小路緣江而走。走過三四個石山，心中慌迫，不提防露濕蘚滑，撲簌簌一聲，跌下牂牁江裡去了。正是：

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。

未知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不極寫公主悲哀，逼不起諸將開解。不極寫逢玉情切，逼不起招魂而逃。欲垂故縮，是書法秘訣，亦即是行文秘訣。

謝菊園曰：文寫到盡頭處，是極險之筆。如逢玉已婚二山，則二山終當必合，但寫天馬寫到可痛可恨，已走入死巷裡去，試思下回如何轉合？妙在伏下黃漢不帶去，尤妙在伏下縮胸打苻雄，使苻雄懷恨，為下文黃漢策應，遂使負荊一回山回路轉，曲折皆成平地。